

欧阳修集

(中)

肖 丁

杨梦东

赵晓曼

整理

欧阳修集卷五十八

居士外集卷八

古赋四首

红鹦鹉赋并序〔明道元年〕

圣俞作《红鹦鹉赋》，以谓禽鸟之性，宜适于山林，今兹鹦鹉徒事言语文章以招累，见囚樊中，曾乌鸢鸡雏之不若也。谢公学士复多鹦之才，故能去昆夷之贱，有金闺玉堂之安，饮泉啄实，自足为乐，作赋以反之。夫适物理，穷天真，则圣俞之说胜。负才贤以取贵于世，而能自将，所适皆安，不知笼槛之于山林，则谢公之说胜。某始得二赋，读之释然，知世之贤愚出处名有理也。然犹疑夫兹禽之腹中或有未尽者，因拾二赋之余弃也，以代鹦毕其说。

后皇之载兮，殊方异类。肖翘蠢息兮，厥生咸逐。熔埏赋子

兮，有物司之。泊然后化兮，默运其机。陶形播气兮，小大取足。纷不可状兮，千名万族。异物珍怪兮，托产遐陬。来海裔兮贵中州。邈丹山于荒极，越凤皇之所宅，禀南方之正气，孕赤精于火德。盖以气而召类兮，故感生而同域。播为我形，特殊其质，不绿以文，而丹其色。物既贱多而贵少兮，世亦安常而骇异。岂负美以有求兮，适遭时之我贵。客方黜我以文采，吊我于笼樊，谓夫飞鸣而饮啄，不若鸡鹜与乌鸢。噫！不知物有贵贱，殊乎所得。天初造我，甚难而畜，千毛亿羽，曾无其一。忽然成形，可异而珍，慧言美质，俾贵于人。笼轩宝玩，翔集安驯。彼众禽之扰扰兮，盖迹殊而趣乖。既心昏而质陋兮，乃自秽而安卑。乐以钟鼓，宜其眩悲。盖贵我之异禀，何概我于群飞？若夫生以才夭，养以性违。客之所悼，我亦悼之。我视乎世，犹有甚兮：郊牺牢豕，龟文象齿，蚌蛤之胎，犛牛之尾，既残厥形，又夺其生。是犹天为，非以自营。人又不然，谓为最灵，淳和质静，本湛而宁。不守尔初，自为巧智，凿窍泄和，漓淳杂伪。衣羔染夏，强华其体；鞭扑走趋，自相械系。天不汝文而自文之，天不汝劳而自劳之。役聪与明，反为物使，用精既多，速老招累。侵生鬻性，岂毛之罪？又闻古初，人禽杂处。机萌乃心，物则遁去。深兮则网，高兮则弋。为之职谁，而反予是责！

述梦赋

〔明道二年〕

夫君去我而何之乎？时节逝兮如波。昔共处兮堂上，忽独弃兮山阿。呜呼！人羨久生，生不可久，死其奈何。死不可复，惟可以哭。病予喉使不得哭兮，况欲施乎其他。愤既不得与声而俱发兮，独饮恨而悲歌。歌不成兮断绝，泪疾下兮滂沱。行求兮不

可过，坐思兮不知处。可见惟梦兮，奈寐少而寤多。或十寐而一见兮，又若有而若无，乍若去而若来，忽若亲而若疏。杳兮倏兮，犹胜于不见兮，愿此梦之须臾。尺蠖怜予兮为之不动，飞蝇闵予兮为之无声，冀驻君兮可久，悦予梦之先惊。梦一断兮魂立断，空堂耿耿兮华灯。世之言曰：死者逝也。今之来兮，是也非也？又曰：觉之所得者为实，梦之所得者为想。苟一慰乎予心，又何较乎真妄。绿发兮思君而白，丰肌兮以君而瘠。君之意兮不可忘，何憔悴而云惜。愿日之疾兮，愿月之迟，夜长于昼兮，无有四时。惟音容之远矣，于恍惚以求之。

荷花赋

步兰塘以清暑兮，飒苹风以中人。擷杜若之春荣兮，拏芙蓉于水滨。嘉丹葩之耀质，出渌水而含新。荫曲池之清泚，漾波纹之瀾沦。披红衣而耀彩，寄清流以託根，挺无华之浅艳，靡竞丽乎先春。抱生意以自得兮，及薰时之嘉辰。若夫夏晚兰衰，梦池草密。惨群芳之已销，独斯莲之迥出。可以嗅清香以析醒，可以玩芳华而自逸。况其晚浦烟霞，水亭风日。投文竿而饵垂，泳萍茎而波溢。丝紫藕以全折，杯卷荷而半侧。坠紫葇以欹烟，敛红芳而向夕。可怜影兮相顾，列金葩而返植。清风遏以似起，碧露合而乍失。或两两以相扶，渐亭亭而独出。发燕脂于北土，生异香于西域。匪江妃之小腰，即广陵之清骨。尔乃曲沼微阳，横塘细雨。逐桥上之归鞍，笑堤边之游女。堕虹梁而窥影，倚风台而欲舞。覆翠被以薰香，然犀灯而照浦。双心并根，千株泣露。湛月白而风清，杳池平而树古。送艇子于西州，闻棹讴于北渚。迎桃根而待楫，逢宓妃而未渡。迫而视之，靚若星妃临水而脉脉盈。

盈；远而望之，杳如峡女行云而朝朝暮暮。其妖丽也，其闲丽也，香茎桡兮木兰舟，澹容兴兮怅夷犹，东西随叶隐，上下逐波浮。已见双鱼能比目，应笑鸳鸯会白头。昔闻妃子贵东邻，池上金花不染尘。空留此日田田叶，不见当时步步人。

螟蛉赋_{并序}

《诗》曰：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”言非其类也，及扬子《法言》又称焉。嗟夫！螟蛉一虫尔，非有心于孝义也，能以非类继之为子，羽毛形性不相异也。今夫为人，父母生之，养育劬劳，非为异类也。乃有不能继其父之业者，儒家之子卒为商，世家之子卒为皂隶。呜呼！所谓螟蛉之不若也。作《螟蛉赋》，词曰：

爰有桑虫，实曰螟蛉。与夫蜾蠃，异类殊形。负以为子，祝之以声。其子感之，朝夕而成。嗟夫人子，父母所生。父祝之言，子莫之听，父传之业，子莫克承。父没母死，身覆位倾。呜呼为人，孰与虫灵？人不如虫，曷以人称！

杂文六首

啄木辞

木皇司春兮，物熙以春。芽者斯勾兮，甲者斯萌。物赖皇兮荣以欣，翳有虫兮甚不仁。穴皇木兮群以聚，穴不已兮又加咀。皇木病兮窾将深，皇心恻兮伤尔蝎。彼鴛鸟兮善啄吾，利汝啄兮饥

汝腹。飞以鸣兮啄且食，虫不尽兮啄莫息。山之麓兮水之滨，皮坚节癭兮龙甲蛇鳞。节流膏兮吻流血，百不一兮徒饥渴。蠹日滋兮鷲日苦，京谒皇兮披云路。云之深兮不可见，託归风兮仰诉。古初之皇兮甚仁惠，怜民爱物使两遂。穴民处兮鲜民食，穴不栋梁兮鲜不薪米，其求甚少兮给之孔易。野郁郁兮山苍苍，土有毛发兮山有衣裳。金不韪〔冶〕〔治〕兮器不刃鋟，木至老朽兮不见菑殃。圣萌机兮五财利，贍有足兮生不匮。蔽风避湿兮修容威，庙祭室寝兮犹无异为。帝何思之不熟兮，忽生般而与偕？丹髹之不已兮，又以彫几。斜钩曲斗兮，华照阑梯。高构嶮兮目精眩，地秃而赭兮山裸而寒，材者伤死兮生者力殫。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，寓龙木马兮重阁阴屋，皇民暴嗇兮驱之以〔扑〕〔朴〕。噫，智巧兮谁为是，既纷纷而不止！工蠹则大兮虫蠹则小，捕小纵大兮将何谓？皇惜木兮虽甚恩，虫利食兮啄徒勤，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。与其啄蠹能尽死，不如得啄匠手，使不堪于斧斤。

哭女师〔庆历五年〕

暮入门兮迎我笑，朝出门兮牵我衣。戏我怀兮走而驰，旦不觉夜兮不知四时。忽然不见兮一日千思。日难度兮何长，夜不寐兮何迟！暮入门兮何望，朝出门兮何之？怳疑在兮杳难追，髣髴兮秀双眉。不可见兮如酒醒睡觉，追惟梦醉之时。八年几日兮百岁难期，于汝有顷刻之爱兮，使我有终身之悲。

会圣宫颂并序〔天圣九年〕

西京留守推官、将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臣欧阳修，谨斋心涤虑顿首再拜言：臣伏见国家采《汉书》原庙之制，作宫于

永安，以备园寝。欲以盛陵邑之充奉，昭祖宗之光灵，以耀示于千万世，甚盛德也。

修永惟古先王者，将有受命之符，必先兴业造功，以警动觉悟于元元，然后有其位。而继体守文之君，又从而显明丕大，以纂修乎旧物。故其兢兢勤勤，不忘前人。是以根深而叶茂，德厚而流光，子子孙孙，承之无疆。

伏惟皇帝陛下以神圣至德，传有大器，乾健而正，离继而明。即位以来，于兹十年，勤邦俭家，以修太平。日朝东宫，示天下孝，亲执笲豆，三见于郊。日星轨道，光明清润，河不怒溢，东南而流。四夷承命，欢和以宾，奔走万里，顾非有干戈告让之命，文移发召之期，而犀珠、象牙、文马、穀玉，旅于阙庭，纳于厥府，如司马令，无一后先。至德之及，上格于在天，下极于地，中浹于人，而外冒于四表。昆虫有命之物，无不仰戴神威圣功。效见如此。

太祖创造基始，克成厥家，当天受命之功；太宗征服绥来，遂一海内，睿武英文之业；真宗礼乐文物，以隆天声，升平告功之典；陛下夙夜虔共，嗣固鸿业，纂服守成之勤。基构累积，显显昌昌，益大而光，称于三后之意，可谓至孝。况春秋岁时，以禘以祫，则有庙祧之严；配天昭孝，以享以告，则有郊庙明堂之位；篆金刻石，则有史氏之官。歌功之诗，流于乐府；象德之舞，见乎羽毛。惟是邦家之光，祖宗之为，有以示民而垂无穷者，罔不宣著。陛下承先烈，昭孝思，所以奉之以严，罔不勤备，圣人之德谓无以加。而犹以为未也，乃复因陵园，起宫室，以望神游。土木之功，严而不华，地爽而洁，宇敞而邃，神灵杳冥，如来如宅，合于《礼经》孝子瞽矇思亲之义。

愚以谓宫且成，非天子自归享，则不能以来三后之灵。然郡国不见治道，大仆不先整驾，恬然未闻有司之诏，岂难于动民而迟其〔来〕（咎）邪？特以龟筮所考须吉而后行邪？不然何独留意于屋墙构筑，而至于荐见孝享，未之思邪？况是宫之制，夷山为平，外取客土，锻石伐木，发兵胥靡，调旁近郡。如此数年，而道路之民徒见兴为之功，恐愚无以识上意。是宜不惜属车之费，无讳数日之劳，沛然幸临，因展陵墓，退而谕民以孝思之诚，遂见守土之臣，采风俗以问高年，亦尧舜之事也。古者天子之出，必有采诗之官，而道路童儿之言皆得以闻。臣是以不胜惓惓之心，谨采西人望幸意，作为颂诗，以献阙下。词曰：

巍峨穹崇，奠京之东，有山而嵩。瀚沦道源，汇流而渊，有洛之川。川灵山秀，回环左右，有高而阜。其阜何名？太祖、太宗，真宗之陵。惟陵之制，因山而起，隐隐隆隆。惟陵之气，常王而喜，郁郁葱葱。帝怀穹旻，受命我宋，造初于屯。帝念先烈，用顾余家，宣力以勤。赫赫三后，重基累构，既丰而茂。燕翼贻谋，是惟永图，其传在予。曰祖曰宗，有德有功，予实嗣之。克勤克绍，以孝以报，予敢不思？惟此园陵，先后之宅，既宅且安。后来游止，弗宫弗室，神何以欢？乃相川原，乃得善地，地高惟丘。乃以荆灼，乃讯宝龟，龟告曰猷。帝命家臣，而职我事，而往惟寅。一毫一丝，给以县官，无取于民。伐洛之薪，陶洛之土，瓦不病腐。柯我之斧，登我之山，木好且坚。家臣之来，役夫万名，三年有成。宫成翼翼，在陵之侧，须后来格。有门有宇，有廊有庑，有庭有序。殿兮耽耽，黼帷檐檐，天威可瞻。庭兮殖殖，钩盾虎戟，容卫以饬。太祖维祖，太宗维弟，真宗维子。三圣巍巍，有以正位，于此而会。圣兮在天，风马云车，其来仙仙。圣

会于此，灵威神驭，其宫肃然。圣既降矣，其谁格之，惟孝天子。圣降当享，其谁来荐，亦孝天子。孝既克祗，而来胡迟？其下臣修，作颂风之。

州名急就章

并序〔至和元年〕

叙曰：古者史掌文书，以识天地四方、古今事物、名言字训，而教学之法始于童子，谓之小学，君子重焉。《急就章》者，汉世有之，其源盖出于小学之流，昔颜籀为史游序之详矣。余为学士，兼职史官，官不坐曹，居多暇日，每自娱于文字笔墨之间，因戏集州名，作《急就章》一篇，以示儿女曹，庶几贤于博塞尔。章曰：

别州自禹郡于秦，废置经革难具陈。皇家垂统天下定，疆理万方承政令。近征远贡各有宜，或畀吏治或羁縻，九域披图指可知。分音比类慎讹疑，文差字析极精微。若夫锦、居遐裔，孤音无比。隰、集、梓、泗、剑、陕、涪、幽，骈声相附，可如类求。则有夔、绥、随，果、贺、播，滑、达、越，和、河、罗，连三前协。其四谓何？乃有瓜、沙、嘉、巴，凤、陇、雍、宋，歙、峡、合、叠，淄、资、思、师，化、雅、华、夏，密、吉、蔚、悉，永、郢、鼎、颖，不宜吃讷。又如保、邵、道、赵、耀，郅、信、润、晋、慎，凡五声而一韵。柳、寿、茂、寔、宥、湊，宪、充、汉、简、万、演，海、岱、解、蔡、泰、爰，钦、浔、金、深、郴、黔，蜀、濮、福、睦、复、陆，乃六律而同音。七言惟一：白、泽、虢、石、益、德、壁。八音相望：广、象、相、阆，绛、奖、当、宕，开、莱、台、怀，阶、崖、雷、梅，澧、棣、冀、利，济、蓟、费、智，郑、邓、定、孟，庆、应、静、胜，廉、潭、儋、南，岚、监、

甘、岩。至于许、汝、婺、处，楚、普、潞、叙、古；魏、惠、桂、贵，遂、贝、瑞、隼、会，言过乎九，难宣于口。于是有岳、鄂、宅、薄、洛，莫、涿、朔、廓、拓；眉、黎、齐、池、蘄、施、伊、西、夷、溪；濠、曹、饶、昭、韶，潮、辽、交、洮、牢。右皆十。邛、通、龙、洪、蓬、蒙，邕、同、戎、忠、松、笼。右十二。连、绵、澶、安、延、丹、端，宣、檀、驩、兰、潘、田、峦；湖、苏、舒、滁、庐、渝、沪，梧、蒲、徐、郈、扶、儒、禺。右皆十四。秦、邠、麟、汾，均、陈、温、春，筠、辰、文、循，银、云、勤、岷；杭、扬、江、黄，常、漳、康、襄，房、坊、商、沧，洋、昌、灋、长。右皆十六。并、青、瀛、登、成、明，衡、彭、英、琼、邢、洺，泾、宁、升、荣、横、藤，汀、兴、营、平、庭、澄，右二十四。联章断句，不能遽数。真定、河源，以讳不举。若乃物有疑似，同音异字，则有陵、灵，原、袁，府、抚，乾、虔，滨、宾，融、容，渭、卫，全、泉，綉、秀，易、翼，渠、衢，归、妫、龚、恭，汴、辨、凉、梁，祁、岐，鄯、单，宿、肃，磁、慈，滩、维。峰、封暨丰，沂、宜及仪，乃一号而三之。音或不同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。剑、环、恩、顺，镇、霸、真、雄，又音文之两同。至于太平、郁林，万安、平琴，武安、洮阳，新定、建康，二名虽美，远小不彰。若监若军，四十有六：保定、信安、广信、安肃，镇戎、保安，岢岚、火山，顺安、宁化，实控三边。其余琐琐，皆不足言。其后因检《九域图》有高、富、洮、当四州偶遗不录，以文句难移，不复增入〔也〕。

臣竊慮远方貢士乍對天威，又迫三題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

意，因忝列書林，粗知文字，學淺文陋，不自揆度，謹擬御題

擬成賦一首，不敢廣列前事，但直書當今要務，皆陛下所欲聞

有宋右谏议大夫赠开府仪同
三司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
国韩公国华真赞 〔治平元年〕

气刚而毅，望之可畏。色粹而仁，近之可亲。有韞于中，必见于外。庶几仿佛，写之图绘。惟其盛德，不可形容。公德之丰，后世之隆。谁为公子？丞相卫公。

赠太尉夏守贇谥议

议曰：谨按谥法：世笃勤劳曰忠，不心恭慎曰僖。今考公之行状，言其父以军校歿战阵，遂获赏延；子以君命死道涂，得谥庄恪。公自束发，已能孝谨。遭遇先帝，给事左右，材敏自力，愈久益勤。至于典掌师旅，宿卫王宫，出领节旄，入登枢辅，安享宠荣，六十余年。方真宗时，继迁叛命，用兵朔方；契丹未和，再驾河北。多事之际，其勤最著。或奔走自效，不暇过于私家；亲匿虽至，未尝敢请恩泽。历小大之职，无纤毫之过。先朝用此，尤加奖擢。昨者西师始出，父子迭行，北顾之忧，选任居首。迫于奄忽，厥用未彰；较其始终，其迹可见。所谓勤劳者于奕世，恭慎见于小心。考之不诬，宜以节惠，谨合二法，谥曰忠僖。谨议。

欧阳修集卷五十九

居士外集卷九

近体赋十一首

附官题诗三首

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

并引状推诚应天岂尚文饰〔庆历二年〕

臣伏睹今月十三日御试《应天以实不以文》赋，题目初出，中外群臣皆欢然，以谓至明至圣，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。盖自四年来，天灾频见，故陛下欲修应天以实之事。时谓出题以询多士，而求其直言。外议皆称，自来科场只是考试进士文辞，但取空言，无益时事。亦有人君能上思天戒，广求规谏以为试题者。此乃自有殿试以来，数百年间最美之事，独见于陛下。然臣窃虑远方贡士乍对天威，又迫三题，不能尽其说以副陛下之意。臣忝列书林，粗知文字，学浅文陋，不自揆度，谨拟御题撰成赋一首。不敢广列前事，但直言当今要务，皆陛下所欲闻

者。臣闻古者圣帝明王，皆不免天降灾异，惟能修德修政，则变灾为福，永享无穷之休。臣不胜大愿。其赋一首，谨随状上进。

天灾之示人也，若响应声；君心之奉天也，惟德与诚。固当务实以推本，不假浮文而治情。彼虽不言，谪见以时而下告；吾其修德，祸患可销于未萌。臣闻天所助兮，惟善则降祥；德苟至兮，虽妖而不胜。皆由人事之告召，然后天心之上应。若国家有阙失之政，则当频见于众灾，欲人主知戎惧之心，所以保安于万乘。

臣请述当今之所为，引近事而为证。至如阳能和阴则雨降，若岁大旱，则阳不和阴而可推；去年大旱。阴不侵阳则地静，若地频动，则阴干于阳而可知。去年河东地频动。又如黑者阴之色，晦者阴之时，或暴风惨黑而大至，白昼晦冥而四垂。康定元年三月，黑风起，白日晦。日食正旦，雨冰木枝。今春二月。如此之类，皆阴之为。盖阴为小人与妇人，又为大兵与蛮夷。若四者之为患，则群阴之失宜。故天象以此告吾君，不谓不至；陛下所宜奉天戒，不可不思。是谓应以实者，臣敢列而言之。

若夫慎择左右而察小人，则视听之不惑；肃清宫闱而减冗列，则恭俭而成式。况乎远佞人者，孔宣父之明训；放宫女者，唐太宗之盛德。又若西师久不利，宜究兵弊而改作；叛羌久未服，宜讲庙谋之失得。在陛下之至圣，行此事而不忒；庶天意之可回，虽有灾而自息。

方今民疲赋敛之苦，又值饥荒之年，赀财尽于私室，苗稼尽于农田。劫掠居人，盗贼并起；流离道路，老幼相连。陛下视民如子，覆民如天，在于仁圣，非不矜怜。故德音除刻削之令，赦

书行赈济之权。然而诏令虽严，州县之吏多慢；人死相半，朝廷之惠未宣。夫天至高远也，惟可动以精诚；民之休戚也，皆系君之好尚。惟善政之能惠，则休符之并贶。而况富有四海之大，独制万民之上。一言之出兮，谁敢不从？百事责实兮，自然无旷。发号施令，在圣意之必行；变灾为祥，则太平之可望。

今《汉史》有《五行》之志，《尚书》有《洪范》之文，愿诏侍臣之讲说，许陈古事于听闻。可以见自召妖灾，虽由于时政；能招福应，亦自于明君。故禾偃于风，表周王之觉悟；雉鸣于鼎，成商帝之功勋。盖恐惧修省者实也，在乎在倦；祈禳消伏者文也，皆不足云。臣生逢纳谏之圣明，不问直言之狂斐；惟冀愚衷之可采，苟避诛夷而则岂！盖赋者古人规谏之文，臣故敢上干于旒宸。

监试玉不琢不成器赋良玉

非琢，安得成器。〔天圣七年〕

至宝虽美，因人乃彰，欲成器而斯尚，由载琢以为良。瑕玷弗施，始中含于温润；切磋有则，取应用于圆方。披大礼之遗言，洞先儒之所录。以谓玉不因琢，器莫得以自贵；人不因学，道无由而内勖。故我诱之于人，谕之以玉。内含其美，虽禀质而可嘉；外饰其形，假载雕而后足。然以宝有可尚，世诚所希，价连城而有待，气如虹而上挥。礼神之用斯在，磨玷之言则非。禀尔天真，包十德而成质；制由工巧，参六瑞以凝辉。然则攻自他山，列乎良璞。虽曰宝也，不能效于自用；虽曰坚也，未有成于不琢。美在中矣，徒内抱于英华；砢而错诸，始外成于圭角。岂不以玉者华于国而可重，器者用于人而克安。规矩殊形于圭璧，短长具制于躬桓。亦犹在熔者金，必资乎锻砺之设；从绳者木，遂分乎曲直

之端。且夫人务其师，玉贵其德。性虽本善，不学则弗至于道；质虽至美，不琢则弗成其饰。稽匪刻匪雕之说，理实异斯；嘉如切如磋之言，义诚有得。彼大圭贵乎尚质，鸣珮取乎扬声，虽效珍而并用，在设谕以非精。曷若彰教诲而有渐，譬琢雕而可成。是故西琥东圭，舍规模而安创；半璋全璧，非制度以难明。向若追琢不加，刻画非备，虽缜密以含彩，在文华而曷视？故扬子以谓玉不雕，则璠璵不作器。

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

堂陞隆峻，人主尊矣。〔天圣七年〕

位既异等，君宜有常。惟居尊而体国，爰取谕于如堂。望而畏之，使下民之咸仰；高为贵者，譬远地以同彰。稽往牒之遗文，懿嘉言之洞启。谓立制于君上，谕相承于堂陞。盖以贵贱殊品，尊卑异礼。下临于物，必也尊严而有仪；上譬于堂，所以崇高乎正体。诚以赫赫化被，巍巍道隆，俨正宁以居极，统群黎于宅中。盖取乎驭民之贵，非资于构厦之功。位正当阳，若盛九筵之制；民欣戴后，如瞻七尺之崇。然则堂非高则逼下而易陵，君弗尊则保位而难慎。卑高必贵乎不渎，上下于焉而克顺。迺臣内附，类榱栋之相依，列辟下陈，由陞廉而比峻。岂不以富有函夏，躬临兆民。示臣庶之弗越，表等威之有伦。将使制尔万国，宗予一人。下绝僭王，非历阶之可及；世惟与子，彰肯构以相因。是知制众室者莫先乎堂，奄九有者必尊其主。盖兼统于邦国，匪专称于栋宇。化有于下，奉穆穆以深居，仰之弥高，若耽耽之可睹。盖由堂不可以卑而乱制，君不可以黷而不尊。喻穹隆于九仞，用总制于群元。且异夫盖之如天，但述居高之旨；就之如日，惟明照下之言。

大哉！陛峻而堂高者势之然，臣贵而君尊者国之理。伊制度之有别，俾崇高而是视。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，其尊也于斯见矣。

诏重修太学诗

〔天圣七年〕

汉议崇儒术，虞庠讲帝猷。丛楹新宝构，万杵逐欢讴。照烂云霓丽，回环璧水流。冠童仪盛鲁，蒿柱德同周。舞翟弥文郁，横经盛礼修。微生听听鼓，愿齿夏弦游。

省试司空掌輿地图赋

平土

之职，图掌輿地。〔天圣八年〕

率土虽广，披图可明，命乃司空之职，掌夫輿地之名。奉水土以勤修，慎司无旷；览山川而尽载，按牒惟精。所以专一官而克谨，辨九区而底平者也。伊昔令王，尊临下土。以谓绵宇非一，不可以周览；众职异守，俾从于各主。故我因地理之察，宜建冬官而法古。将使如指诸掌，括乎地以无遗；皆聚此书，著之图而可睹。险固咸在，方隅异宜，分形胜以昭若，庶指陈而辨之。度地居民，既修官而有旧；辨方正位，俾披文而可知。其或作屏建亲，命侯封国，小大有民社之制，远迩异封圻之式。非图无以辨乎数，非官无以奉其职。主于空土，既险阻之尽明；别尔分疆，志广轮而可识。诚由据函夏之至要，赞大君之永图。上以体国而经野，下以建邦而设都。参古号于周官，各司其局；辨群方于禹迹，无得而逾。是何标区域以并分，限华夷而靡爽。域中所以张乎大，天下无以逾其广。亦犹五土异物，必辨于司徒之官；九州有宜，乃命乎职方之掌。用能三壤咸则，四民莫居，穷人迹于遐域，包坤